

WORKER'S PUBLISHING HOUSE

A woman with her eyes closed, wearing a red veil and a pearl necklace, is the central focus of the cover.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a large red area and a white and black geometric pattern on the left.

末代沙皇和他的情人

〔联邦德国〕海因茨·格·康萨利克 著

HEINZ G. KONSALIK
ES BLIEB
NNR EIN
ROTES SEGEL

根据联邦德国巴斯泰吕伯出版社1985年版译出

末代沙皇和他的情人

[德] 海因茨·格·康萨利克 著

于连亭 卢瑛 译

工人出版社出版(北京安外六铺炕)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昌平县长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10.375 字数: 222000

1990年1月第1版 199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册

ISBN7-5008-0479-2/I·147 定价: 4.65元

—

1895年10月15日这一天，晴空万里，风和日丽，是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初冬天气。这一天，热爱彼得堡的居民们无不以深邃的目光仰视着湛蓝昊空，喃喃祷告：“上帝，万能的主啊！我们感谢您垂赐的恩典。”

十天以前就下雪了，看来比往年早了些。雨季伴随着泥泞的街道、潮湿的双脚和湿漉漉的裤腿而结束了。在干燥而温暖的屋子里，到处弥漫着湿裤腿上散发出的刺鼻气味。赶着大车进城的农民们，一改传统的泥捏陶佣的形象，他们一边卸下拉车的牲畜，一边解下拉车的绳套，显的是如此生气勃勃。皑皑白雪，象是撒了一层绵白糖，使城市披上了银装。天气还没冷得使涅瓦河、莫伊卡河和丰坦卡河结冰，这些河流与蔚蓝的天空遥相呼应，在宫殿和楼房之间闪烁。假如人们象小鸟那样有一双灵巧的羽翼，从高空鸟瞰这座城市，那将多么令人神往啊！人们会高兴地挥泪喟叹：啊！普天之下有多么美好的事物啊！那些繁华的闹市，雄伟的宫殿，隽秀的街心小河和华丽的拱桥，大教堂的巍巍尖塔和河中心旖旎的小岛，都与大海一起奏出一曲和谐悦耳的交响

乐……尽管得用出血的双手和累弯了的腰去拼命地劳动；尽管不能象那些达官贵人那样颐指气使地坐在豪华的马车在街中心飞驰，当人们看到他们时一躬到地脱帽行礼；只要能在彼得堡生活，就已经是一种上帝的恩赐了。

这天，一种异常紧张的气氛笼罩着皇家芭蕾舞学校。一位信使通报说，今天将有人来访，来访者是位非常高贵的要人。这肯定是一件异乎寻常的事。皇家的官员们认为，必须事先做好一切接待准备工作。

“此人将要来一次突然袭击。”信使严肃地说：“他会突然站在你们面前说：‘不出我的意料，一切搞得乱七八糟！’到那时候，你们将会感到无地自容，并将为你们自己的未来职位而胆战心惊！”

“在我的学校里一切总是井井有条，而不是乱七八糟。”塔玛拉·叶格洛夫娜以自信的口吻说：“我领导这所芭蕾舞学校已经九年了，还从来没听过有人抱怨。”她用手擦了一下前额。

练习厅里传出了低沉的法国练习曲的钢琴声，第五组的学员们手扶镜墙旁的把杆在排练，他们是一群七至十岁的孩子。女教师不时将排练打断，公式般地纠正动作。基础训练！永远是这一套，日久天长，年复一年，总是重复着同一的口号，一直到每一个音符都融化在学员们的肌体内为止。

“谁来？”塔玛拉·叶格洛夫娜问。

“尼古拉·亚历山大洛维奇，皇太子……”

塔玛拉·叶格洛夫娜是个有名的铁神经女人，世上还没有一件事能使她惊慌失措。九年前，当她离开皇家歌剧院开始担任芭蕾舞学校的领导之后，她那“铁神经”的美誉就名

闻遐迩了。

在当时的俄罗斯她是够典型的了。那时，一些富贵的夫人们患着一种流行的时髦病——偏头疼，她们无病呻吟，动辄昏倒在地，只要有谁给她们治病，那他就会得到很高的报酬。大厅里云集了一大批具有特异功能的人：江湖医生、占卜游士、僧侣、炼丹术士和一些可怜的跛子，人们称他们为“圣洁的怪人”。每当一些高贵的女士们犯病，她们躺倒在地，口吐白沫，全身抽搐，人们立即怀着虔诚的心情围将起来，等待着这些“圣洁的怪人”发出“神圣”的光环，消灾灭病。

塔玛拉·叶格洛夫娜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迷信和愚昧的世界里，然而她愤世疾俗，我行我素。她的高超舞蹈技艺和美丽动人的姿容使人们为之倾倒，男人们象蜜蜂围着鲜花那样围着她转来转去；女人们则以妒忌的眼神盯着她的一举一动，想从她的生活作风中挑三拣四。

大约在1880年，那年的夏天特别炎热。一天，塔玛拉在柯莱斯托夫斯基岛的南端芬兰海里游裸泳。那是一片十分荒凉的地方，到处是茂密的蕨类植物和灌木丛，没有小路，很难被人发现。然而吉里·阿尔卡吉耶维奇·普莱斯考夫伯爵却在暗中一直目不转睛地跟踪着她，把那里发生的一切看得一清二楚。

当然，他把这件令他极度兴奋的秘闻只告诉了自己最信赖的人。然而，那位最信赖的人又添油加醋地把这件事传给了自己最信赖的人，于是这桩粉色新闻不胫而走，迅速传播开来。“她是爱神维纳斯的化身，浪花的产儿！”^①普莱斯考夫眯着一双色迷迷的眼睛说道，“当她从水中上岸的时候，

^①浪花的产儿：希腊爱神阿佛罗狄特的别名

太阳变得更亮了，浪涛平息了，风也停了。大自然中的一切都屏住了呼吸。她是那样的娇美，她那窈窕的身材简直无与伦比！”

在大海里游泳已经是异乎寻常的事了，何况是个一丝不挂的女人，真叫人难以想象。

塔玛拉·叶格洛夫娜“铁神经女人”的名声越来越大。在歌剧院的时候，她从来没有象那些神经脆弱的女演员们那样发生过丑闻事件。她与世无争，没有人为她去决斗。她象永不松弛的弹簧那样无休止地跳舞，不知疲倦地跳。

随着年龄的增大，她暗自思忖：旋转动作变慢了，腾空跳跃也不够高了。面对自己46岁力不从心这个现实，该激流勇退了。

正在这时候，她被任命为彼得堡芭蕾舞学校的校长。当时这所学校已驰名世界舞坛，向世界各地的著名歌剧院如巴黎、维也纳、柏林、德累斯顿和伦敦输送出了大批芭蕾舞演员。这些学员是最受欢迎的俄国使者。在世人的眼睛里，当时的俄罗斯仍然蒙着一层神秘莫测的厚厚的面纱。

俾斯麦有句话成了当时的格言：“让黑熊沉睡去吧！”在这遥远的东方所发生的事情，在世界其它地区鲜为人知。尽管这样，法国和意大利的建筑师们还是在这里建造了富丽堂皇的宫殿和贵族住宅，法国革命的幽灵在俄罗斯也投下了飘忽的影子，只要能够做到，人们就会请一名德国或是法国教师来教育自己的孩子。然而，无论世界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俄罗斯仍然笼罩在一层神秘的迷雾里。

凡尔赛宫的光芒辉映着俄罗斯的宫殿，上流社会的一些人把谈吐间能夹杂着法语视为高人一等的殊荣，这标志着他

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同时也表明他至少到过巴黎，或是同这个城市的高贵夫人们交往过。

话题还是回到塔玛拉·叶格洛夫娜身上。她是位非常严厉的教师，她提出的要求，学员们一定要做到。“只有把灵感融化到身体每个部分里去的人，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芭蕾舞家。”她经常说这句话，“每个人都会把胳膊向上举，但举胳膊不是目的，而是要用一只伸直的指头引起全场感人肺腑的欢呼声，这就是你们必须要达到的目标。”

在她领导芭蕾舞学校的九年时间里，又培养出了一代新的舞蹈家。学校里到处可以感受到塔玛拉那双坚强有力的铁腕，她培养出的女学员和从巴黎来的那些有钱的纨绔子弟间，从未发生过任何桃色事件。那些公子哥儿们总是无可奈何地说：“谁能搞到一位俄罗斯芭蕾小姐，就算谁有本事！”

“只要你们还在我这里，”塔玛拉声威并重地说：“音乐就是你们的一切。谁要是感到这样不合适，那就请便，可以到自由市场上去，象只被驯服的狗熊那样跳舞去吧！”在塔玛拉·叶格洛夫娜那里只有高强度的训练：挺着疼痛难忍的脚趾，拖着腰酸腿疼的舞步，带着汗流浹背、气喘吁吁的疲惫。然而这一切代价换来的是什么呢？有一天这所学校将向全世界开放。从彼得堡的歌剧院和莫斯科大剧院走向全世界，走向现在只能从地图上了解的那些美丽的地方：法国、德意志帝国、英国、永恒的罗马、挥金如土的德累斯顿、富有的阿姆斯特丹、傲慢的马德里和里斯本，通向公海的大门……对一位俄国舞蹈家来说是没有国境的。

“皇太子？”塔玛拉·叶格洛夫娜问道。她坐在自己办

公室里的一张法式床上，惊讶地望着宫廷派来的信使，“我想，他现在正忙于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建设。”

“谁知道殿下目前正忙些什么！”信使在回答塔玛拉问话的同时，向她躬身施礼以示敬意，因为她是一位值得尊重的女士，尽管人们说她出身贫贱，她父亲在诺沃格勒开一个磨坊。

“您将作些什么准备呢，塔玛拉·叶格洛夫娜？”

“什么也不作。”

回答言简意赅。信使吃惊地看着这位芭蕾舞大师，他想：这正是她的性格。谁在魔鬼面前毫无惧色，那他就不必怕皇太子。

“这样做不太……”信使胆怯地说。

“一如既往，排练继续进行。”叶格洛夫娜站起身来走到办公桌前，翻动了一下案头，看了看教学计划，“我不懂，为什么要改变我的计划，即使是皇帝陛下下来又怎么样？”

“下午3点钟。还有四个小时的时间，进行一下必要的准备，时间还是够用的。”

“皇太子是来看芭蕾舞排练，不是来观看屈膝行礼的姑娘和笔挺直立的小伙子们展览的。下午3点正是所有年级进行排练的时候，从小班的体操课到实习生跳柴可夫斯基的练习曲。皇太子一定会满意。”她以一种优美的动作转向信使，如同跳舞时转向自己的舞伴那样，“您害怕，究竟是因为什么？您为什么怕这些高贵的先生们？他们毕竟也是人……”

“然而具有特殊谋略的人。”信使说：“您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塔玛拉·叶格洛夫娜，在这个世界里人们给您安宁，您是这个世界里幸福的人……可是，生活毕竟不全是

舞蹈。”

他挥了一下手，拿起带羽毛的帽子，脸上现出一丝苦笑，“我们忘掉这些谈话，好吗？您知道吗，昨天扎桑诺夫侯爵在萨多维亚大街上用鞭子把一个农民打得半死，仅仅因为这个农民大声咳嗽吓惊了他的马。那是个刚看完病回家的人……现在，他正躺在医院里，满身鞭痕，遍体鳞伤，皮开肉绽。可是医生们还在不断地骂这个农民，因为他的咳嗽声吓惊了侯爵的马！”信使戴上帽子向门外走去，“塔玛拉·叶格洛夫娜，这只是苦难深渊中的沧海之一粟。”

“您从何得知这件事？”她用紧张得变了语调的声音问。

“事情发生时，我就在附近。”信使用手将门把手压下，“那匹马和侯爵大人口吐白沫地从我身边驶过，而我只能象往常一样脱帽鞠躬。皇太子就不是这样，尼古拉·亚历山大洛维奇是一个平和的人……”

一直到午饭后，塔玛拉·叶格洛夫娜都在急切地等待着那件大事的到来。她从容地从一个年级到另一个年级，平心静气地说着：“3点钟的时候有人来访。是皇太子。孩子们，不必激动，他会对你感兴趣的。”

她对实习生班说：“你们要给皇太子跳得李伯的《柯培丽娅》。我们经常跳这个舞。你们准备好，都穿短裙。在这之前我们再练习一下第二场。在大厅里……”

姑娘们点点头，她们的眼睛闪露出惶惑，皇太子来？怎么会呢？在彼得堡很少有人认识他，他从来不在人们当中抛头露面，就是在宫廷里也很少有人见到他。皇太子是一个腼

腆的青年，他喜欢宁静地住在城外的皇村，或是独居在山青水秀绿荫环绕的亚历山大王宫里。在那里他可以静静地潜心读许多书，设计着世界上最为宏伟的工程——西伯利亚大铁路。

可是他出人意料地来到了彼得堡。又要巡视皇家芭蕾舞学校。这意味着什么呢？或许是百无聊赖之余突然对俄罗斯艺术产生了兴趣？

这些问题在塔玛拉·叶格洛夫娜脑海里萦回。“这是一次绝无仅有的访问，”她自慰地说道：“除了心血来潮，还会有什么原因？我的孩子们，就象往常一样地跳吧！你们不是为高贵的先生们跳舞，而是为了圣洁的艺术。”

姑娘们鼓起掌来。这意味着，从这一瞬间开始，除了音乐和舞蹈动作之外，这个世界上再没有别的东西存在了。

“15分钟后，我们就开始。”

姑娘们踏着旋风般的小碎步，一溜小跑奔到小练习厅里去了，就象有人在后边赶她们一样快。随后便是机械性地换装——穿上短裙、芭蕾舞鞋，在脸颊淡淡地涂些脂粉……待一切就绪，皇太子就要来了，而姑娘们，会一分不差地来到排练厅，塔玛拉·叶格洛夫娜最不能容忍的是不按时。“艺术的基石在于纪律。”她告诫她的学员们说：“谁不懂这一点，终有一天会跌跤！”

芭蕾舞大师威严的声音制止了姑娘们的喧哗。“玛蒂尔塔！”她喊道，“你留下……”

一个身穿棉线运动衣、毛线筒袜的小姑娘停在了门口，一直等到别人都离开了大厅。玛蒂尔塔是一个身材适中两腿修长的苗条少女，一条宽宽的红绸带束住了她那瀑布般的满

头乌丝，紧身运动衫使她那纤细的腰身和丰满的胸峰闪现出迷人的线条。人们一看她的脸蛋儿，立即会联想起鲍蒂切里^①笔下的天使，然而，由于她那微微突起的双颊和微带斜视的双眼，人们又往往会放弃这种比较。她的这些特点构成了远东人特有的典型气质，一种神秘的褐色转向黑白的过渡在她的眸子中精美地完成。

象所有学员在严师面前的表现一样，玛蒂尔塔行了屈膝礼之后就在门口站住了。

“过来。”塔玛拉的声音流露出一种母爱，而完全不是在发号施令。

姑娘以舞蹈家特有的步履，轻盈地走近了老师。她走路的神态使人觉得，她就是舞蹈女神的化身，这是一种无声的启动，人们仿佛看到她腿上的肌肉也在优美地舞动。

她在塔玛拉面前停下，用疑虑和期待的目光注视着严师。“你今天首先出台，”叶格洛夫娜温和地说：“我要把你介绍给大侯爵们。你不要以为能在圣诞节的时候到大歌剧院独舞就功成名就了。你还有许多弱点，你知道吗？”

“妈妈，我知道。”姑娘顺从地答道。这里所有的学员都称塔玛拉为“妈妈”，她们是她的孩子，她们未来的前程取决于她。“我的踢腿动作还不过关。”“不只是这点，你不要这样认为。玛蒂尔塔，过来，我们在3点以前再练一会儿跳跃。皇太子将会看到，人们用身体的动作会创造出什么样的奇迹来。”

于是，芭蕾舞组的学员们在大厅里开始排练柯培丽娅的第二场戏。一位头发斑白的老钢琴师伴奏，他心绪不佳，机

^① 意大利画家(1444——1510)。

械地弹着琴键。他感到不满的是，为了几枚戈比不得不加两个小时的班，之后却让另一个名叫拉康贝的法国钢琴师为皇太子演出伴奏，这个拉康贝到处炫耀说，他在李斯特那里学习过，当然这全是些谎言。

玛蒂尔塔和学员们分开了，她独自一人到大厅的一隅练习，按着塔玛拉的指挥神采飞扬地跳跃和旋转，一个难度接着另一个难度，她的身躯似乎全部由富有弹性的肌肉组成。

“再来一次！”老师击掌和着拍节指挥说。“玛蒂尔塔，你同时要小声哼着乐谱。两腿交叉……踢腿……单足趾尖旋转……太吃力了！你应该象弹簧一样！象一股轻风！踢腿……旋转大踢腿！现在并足起跳……停！”

玛蒂尔塔气喘吁吁地站在镜前，脸上沁满了大滴晶莹的汗珠，那双美丽修长的腿在微微发抖。

其他学员有两个助教指导在大厅里练习。玛蒂尔塔听不到钢琴的伴奏声，她唯独能够听到的是塔玛拉的指挥声和令她感到心驰神往的主宰她旋转和跳跃的旋律。心脏过速地跳动使她隐隐感到胸闷，但这只不过是一瞬间的事。她的身体已经习惯于高强度排练时的劳顿，只要有人命令她跳，她就会下意识地不停地跳下去，只是有时嘴唇轻微抽搐表明她在竭尽全力地超负荷旋转。

“跳得非常好！”塔玛拉·叶格洛夫娜满意地称赞。

“皇太子一定会高兴。只是双腿起跳还有点平淡，跳起时要保持平衡，平衡！玛蒂尔塔，去洗洗脸，换换衣服，20分钟以后太子殿下就要驾临，现在你要休息一下。”

“妈妈，我还想再练一下双腿起跳。”玛蒂尔塔回答说，“我觉得这个动作还不够理想。但是，我能够练好……”

她行了个屈膝礼，飘然离开了大厅。

叶格洛夫娜默默地凝视着她离去的身影。她能练好，除了她还会有谁呢？这是她二十多年时间里在这个艺术领域发现的最出类拔萃的天才，终有一天她将风靡全世界，她将与“舞蹈之美”齐名。

玛蒂尔塔·费里霍夫娜·邦达列娃，不久的将来，全世界将没有一个国家不知道这个名字。她自己目前还没有憧憬到自己光辉灿烂的坦程，她今天还得象一名士兵那样艰苦地操练。然而，当圣诞节来临，她在皇家歌剧院表演独舞的时候，她将会体验到成功的一切。但是，这将不会使她骄傲，而只能成为她前进的动力，将她推向新的巅峰，她就是为了攀登这座巅峰而生的。玛蒂尔塔应该总是谦恭和顺的，她的全部生命只属于舞蹈。她是一个对舞蹈如醉如痴的人，只是她自己眼下还不十分清楚这一点而已。

塔玛拉·叶格洛夫娜转向其他学员，让那位愁眉苦脸的钢琴师停下。

“结束！快去洗一洗，孩子们！皇太子马上就要驾到了。都不必紧张，你们会跳得很好……”

学员们象一群惊起的小天鹅飞出了大厅。此时，身着燕尾服、傲气十足的钢琴师拉康贝从旁门走了进来。“女士，”他彬彬有礼地说，一边藐视着那个已从钢琴上收起了琴谱的小老头。“是您叫我来的，我能够参加这次演出感到莫大的荣幸。太子殿下看重我，我曾经为他演奏过意大利随想曲。今天是柯培丽亚吗？”

“请您坐下练琴吧！”叶格洛夫娜严肃地说：“您今天演出的最蹩脚角色，那时我将是……”

拉康贝象是被人踩了脚似的抽搐了一下，这句话使他无言以对。与叶格洛夫娜争辩毫无意义，因为永远不会说服她。当她目不斜视地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法国钢琴师只是默默地低下头，不情愿地听着重重地关门声。

3点整，一辆用黄金和雕花装饰的，带有皇宫徽标的马车停在芭蕾舞学校门前，仆人通报说尼古拉·亚历山大洛维奇大侯爵驾到。12名皇家骑兵护卫在马车四周，仆人们打开车门，第一个下车的人竟让人感到毛骨悚然：一双短腿支撑着一个瘦小的身躯，然而却长着一个世间罕见的大头。裂到耳边的大嘴巴上方，挂着一个肉乎乎的长鼻子，只有那一双炯炯有神扫视着周围的眼睛，看起来才觉得有些象人的模样。

这个相貌奇特的怪人身着一套华丽的东方人的装束，金丝花边上吊挂着许多小铃铛，这样，当他走路时，就会发出和谐悦耳的叮当声。他那巨大的头上缠着阿拉伯式头巾，额头上部的头巾上还镶着一面小镜子。

谁要是打量一番这位面目可憎的怪人，准会情不自禁地看看自己的模样，于是便会派生出如下结论：人可以与各种奇形怪状的人结伴为伍。

塔玛拉·叶格洛夫娜站在学校门口，镇静地呼吸着新鲜空气。她身旁垂手站立着管理员和芭蕾舞学校的几位职员。

“噢，我的天，这根本不是皇太子！”站在她身旁的管理员用沙哑的声音说：“不要怕，塔玛拉·叶格洛夫娜，他是皇太子的宫廷小丑，侏儒乌尔萨林。您怎么能想象皇太子会是这副长相……”

侏儒四下环顾一周之后，马车上又下来了一位皇家中尉副官，接着尼古拉·亚历山大洛维奇才出现。他身着一套普通的上尉军装。这是一个仪表堂堂富有魅力的男子，有着一双深邃睿智的眼睛，蓄着考究的八字胡，忧郁的神色淡化了他那男性的美。在此之前，人们只是从画像和照片上见过他，塔玛拉·叶格洛夫娜也不例外。画家们全都把他美化成一副英雄形象，至于照片，都是在他检阅时拍的，他纹丝不动正襟危坐在一匹黑色骏马上，身上的奖章、肩章和绶带辉映着，是位令俄国人为之骄傲的、沙皇的真正继承者。他应该是这样，因为他的父亲，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象北极熊那样结实，象伐木工人那样健壮。

正是这样，叶格洛夫娜看到了皇太子真正的迷人之处。他以忧郁的眼神看了她一眼。她赶紧低下头行了个屈膝礼，就象过去她还是个芭蕾舞演员那样。那时候经常有皇家官员们向她表示祝贺。

尼古拉欠欠身子向女士鞠了个躬，然后，挽着塔玛拉的胳膊。“女士，能允许参观皇家芭蕾舞学校使我感到十分高兴。”他说话的声音听起来温顺而柔和，这与他深沉的眼神和雍容大度的仪表极其和谐。这是一种甜润的美男子的声音，而完全不象一个帝国皇位继承者的声音。“12年前，我有幸看过您跳舞，女士，那时我才13岁。回忆起那段往事，足以表明您给我留下了多么深的印象……”

仆从们打开了芭蕾学校白色的大门，皇太子进了楼房。皇家骑兵队立即把入口戒严，警察驱赶开在学校周围看热闹的人。

秘密组织在社会上形成之后，到处可以发现有人在搞暗

杀活动。这些秘密组织谴责沙皇是吸血鬼，试图进行一场推翻沙皇的革命。每月都有成群结队的犯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而被流放的人们很少能够活着回来。

塔玛拉·叶格洛夫娜在前面引路，陪同皇太子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参观。一些目不识丁的孩子们已经能跳几种芭蕾舞动作了。孩子们能象成年人一样在镜墙前的把杆旁吃力地练着，以使自己的身体变得柔软、灵活。

而后参观中年级学员。这些学员已经能把跳跃和旋转融合在一起。按着塔玛拉的安排，先做到这一步，然后教授理论课程。

“现在，殿下，请参观一下我们的实习生，最优秀的班级。”仆从们打开大厅的白色大门后，她对皇太子介绍说。

尼古拉迈着踌躇的脚步腼腆地走进了练习大厅。大厅的一端墙边站着一群实习生，姑娘们穿着短裙，小伙子们穿着运动衣。就象是有人指挥一样，一片起浮的白云突然下沉，这是姑娘们在行屈膝礼，小伙子们只是把头低下。大钢琴旁站着钢琴师拉康贝，他一躬到地把身躯弯到让人看起来已经失去平衡的程度，真令人担心他会跌倒在发光的镶木地板上。服务人员搬来了几把绒布椅子，然后悄悄地离去。门关上了。除了学员，观众只有皇太子、塔玛拉、一个年轻的皇家中尉和侏儒。

尼古拉环视四周。他看到周围的墙上都是镜子，这使他有点眼花缭乱，局促不安，不知所措。他暗自看了一下自己的装束，下意识地用手指弹了一下军装，局促地等待着演出的开始。

然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姑娘们保持着屈膝礼的姿态，小

伙子们不敢抬头，默默地等待着皇太子下令开始。

可是说什么呢？尼古拉·亚历山大洛维奇搜肠刮肚地想。我问候你们，小姐和先生们！这样说吗？这太一般化了。或是只挥一下手？或者说：我非常期望着到这里来，你们要给我表演什么呢？或者我只是坐下，向塔玛拉·叶格洛夫娜点一下头就可以了？

在这踌躇的片刻，他从镜子里发现了一束含情脉脉的目光。学员最前排中的一个姑娘稍微抬了抬头，用那双明亮湛蓝的大眼睛深情地看着他。这是学员中唯一敢看他的姑娘……大家在行屈膝礼并顺从低头等待的时候，她竟敢抬头看并把脸侧过去。她皱起的眉头昭示了为看他一眼而做出的努力。

这一眼把尼古拉看得更加无所措手足了，他那从小就腼腆的性格现在更加显露出来。他立即把目光从镜子中的姑娘那里移开，为自己的狼狈感到烦恼。他一下子坐在绒布椅子上，皮靴碰到地板上发出沉闷的响声。年轻的中尉和令人望而生畏的矮子紧紧地站在他的背后。

象平时一样，塔玛拉·叶格洛夫娜拍了一下手。这拍手声竟使尼古拉吓了一跳，在他听来，好象是身旁响了一颗炮弹。学员们直起身来。拉康贝这位大钢琴师把手指伸向了键盘，人们几乎都听到他手指伸直时发出的咯咯声……

“假如殿下允许的话，我们准备表演柯培丽娅的第二场戏。”叶格洛夫娜语气平和地说道：“殿下肯定会对我们培训的水平感到满意。”

“当然！”尼古拉小声回答说：“我急切地等待着……”
拉康贝开始弹琴了。他虽然其貌不扬，但琴弹得极好，